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

BIBLIOTHÈQUE

59-53

ANCE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Jacques Derrida

书写与差异

[法] 雅克·德里达 著 张宁 译

下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书写与差异

〔法〕雅克·德里达 著 张宁 译

下册

Jacques Derrida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写与差异(上、下册)/(法)德里达著;张宁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9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ISBN 7-108-01556-0

I.书… II.①德…②张… III.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思想-文集 IV.B565.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3402 号

- 丛 书 名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书 名 书写与差异
作 者 [法]雅克·德里达著
译 者 张 宁
丛书主编 王东亮 杜小真 罗 芃 孟华(按姓氏笔划排序)
责任编辑 倪 乐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春辰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8.25
字 数 173 千字 图字 01-1998-2001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 | | |
|-----|-----------------------------|
| 1 | 访谈代序 |
| 26 | 译者前言 |
| 1 | 力量与意谓 |
| 51 | 我思与疯狂史 |
| 104 | 爱德蒙·雅毕斯与书的疑问 |
| 128 | 暴力与形而上学论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的思想 |
| 277 | “生成与结构”及现象学 |
| 305 | 被劫持的言语 |
| 357 | 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 |
| 417 | 残酷戏剧与再现的关闭 |
| 451 | 从有限经济学到一般经济学
一种无保留的黑格尔主义 |
| 502 | 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 |
| 526 | 省略/循回 |
| 536 | 篇章来源 |
| 538 | 特殊用语 /术语、人名中西文对照表 |

“生成与结构”及现象学

我应当以某种谨慎和招认开场。当人们已事先装备上一对概念,即“结构和生成”这对已被某种对漫长的问题链传统的模糊记忆所决定或过度负载的概念,还装备上了某种已包含了对立面古典轮廓的思辨框架去探讨一种哲学时,那他想要从该哲学内部或以它为出发点进行的操作性辩论就有可能更像是一种争辩而不太像是专注的聆听,也就是说像一种预先引入其欲寻物并对该思想本身进行生理学施暴的过度拷问。固然,通过引进辩论性的那种陌生机体去处理一种哲学可能会有效地揭示或拯救某种潜在劳动的意义,但这却是以某种冒犯和不忠开始的。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

在(我们要谈及的)这个具体的个案中,情况就更是如此。胡塞尔一直强调他对辩论、两难和疑难的憎恶,也就是说它憎恶那种对取舍模式的反思,因为在这种取舍模式中哲学家想要通过商议作出某种结论,即关闭问题,将期望或注视封闭在某种选择、某种决断、某种解决办法中去;这恐怕就是思辨或“辩证”态度的结果,至少从胡塞尔一直想要赋予这个词的那种意义上说是如此。不仅形而上学者受这种态度的染指,就是经验科学的追随者们也常常不知不觉地采取

这种态度：两者恐怕都先天地含有某种解释主义（*explicativisme*）的弊端。相反地，回到事物本身并面对独特性及意味的原初性而隐去自身的现象学者才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那种忠实的理解/含括或描述过程，那种说明的延续性消除了选择的幽灵。因此，我们可以先决地说，胡塞尔通过他对系统及思辨封闭形式的拒绝，已经在其思想风格中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意义的历史性及其生成可能性之上，也更为尊重那些在结构中保持开放性的东西。哪怕人们最终认为结构的开启还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是“结构性的”，那它也已经从初级结构过渡到了异质性级次上来了：必然封闭的初级结构与开放结构性间的差异也许正是哲学植根于其中的那个无法落实的场域。尤其是在哲学谈论和描述结构的时候。因此，对生成式进路与结构式进路间存在某种冲突的假定，看来从一开始就附加给了那被给予原初注视的东西以特殊性。如果有人曾突然向胡塞尔展现过“结构或生成”的这种问题的话，我担保他看到自己被卷入这样一场辩论会相当地惊讶；他也许会回答说那取决于人们想说的究竟是什么。有的材料应借助结构加以描述而另一些则应借助于生成。有的意味层显现为稳定的系统，复合体和构成物，而且在其内部，必须服从该结构的自身法制和功能性意味作用的那种运动和生成也是可能的。而另一些意义层，有时更深有时却更浅地通过创造和运动的本质模式，即初创、生成或传承的模式被给出，这就要求人们在谈论它们的时候使用生成性语言，假定有一种生成语言存在或者哪怕只有一种的话。

这种忠实于描述论题的形象可以从胡塞尔一生对自己的忠实中发现，至少是表面上的忠实。我将举两个例子来指明。

1. 从胡塞尔否认心理学主义方法或其某些命题的那本唯一的书中所进行的生成研究（我指的是《算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Arithmetik*），向他侧重对处于某种非时间固定性并独立于某种主体生成之外的观念对象（objectités idéales）之客观性进行描述的，特别是《逻辑研究》的转变中，有一种逐渐明晰的连续性，胡塞尔对这一点是那么的确信，以至于四十多年以后他还写到¹：

“多亏了我的《算术哲学》（1891）一书，我的注意力得以固定在形式上，尽管作为初期写作文本，该书有些欠成熟，但它却代表了澄清集合理论（*théorie des ensembles*）与数字理论概念之可证实意（*véritable*），真正意（*authentique*）和原初意（*originel*）的某种初步尝试，这多亏了汇集与计算的自发活动，在这种活动中，集合体（‘整体’，‘全体’）和数字是以某种原始生成方式被给予的。因此，用我以后的表达方式来说，这乃是一种属于构成性现象学的研究……”等等。

这里人们将会反对那种忠诚（即胡塞尔较为倾向生成与较为倾向结构的著作间的那种连续性）之所以不难解释清楚是因为，它所涉及的不过是从“先验生成”的层面去重新把握某种仅仅用于经验层面的分析。（第一本书中的）那种针对心

¹ 《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巴什拉译本，第 119 页。

理学生成的意向,虽然(比起现象学态度)首先是更为“朴素的”,但它所具有的某种确实不安却是方向正确的。

2.但这却不适用于谈论现象学内部的转折,即从《观念I》(1913)所使用的对静态构成的结构分析向之后对生成性结构的分析的转折,后者有时在内容上十分新颖。不过,这种转折仍然是一种不牵涉任何所谓“超过什么”(dépassement)的简单过程,仍算不上一种选择,而尤其不是什么悔改。这是某种保持被发现者之完整无损的工作的深化,是某种挖掘工作,在这种挖掘工作中,对生成基础和原初生产性的揭示不仅动摇不了也毁坏不了任何已经裸现的表层结构,而且还使得生成本身的本质形式(*forme éidétique*),即胡塞尔所说的“结构的先天性”重新显现。

因此,至少在胡塞尔的意愿中,从来就不曾有“结构一生成”问题,而只有根据不同的描述空间及被给予物的是什么(*quid*)和怎么样(*quomodo*)而定的这两种操作性概念谁为优先的问题。在这个初看起来,而且如果听任于传统方案的引导的话,冲突或紧张的原因似乎很多的现象学中(因为它是本质哲学,而那些本质总是在它们的客体性、不可触知性及其先验性中被思考的,但在这同一个姿态中,它又是一种关于经验、变成、及作为最终所指的时间性体验流的哲学;它还是一种在那里“先验经验”观念指的就是反思域本身的哲学,康德大概会觉得这个计划是畸形的),使用这两个总是互补的操作性概念恐怕不会有任何冲突,加上胡塞尔这位现象学家的技巧应当确保了他使用时的那种天衣无缝的从容。我们的初步性提问因而恐怕会冒犯这个意向

明晰的现象学。

在就胡塞尔的方案采取的这些谨慎之后，我现在必须供认的是我自己的计划。其实我想要试着指出的是：

一，在对这些概念的从容使用下面，有一种调节着描述的变化并赋予了它的节奏的辩论，这个辩论赋予了那种描述以“活力”，而且描述的未完成性在任由现象学的每个大阶段处于失衡状态的同时，给新的还原和新的阐释提供了无限的必要性；

二，这个时时刻刻使方法的那些原则处于危险境地的辩论，看起来——我强调“看起来”这个词，因为它这里指的是一种如果得不到证明就至少会允许对胡塞尔尝试的原创性特征加以指责的预设——看起来因此会强迫胡塞尔去违反他研究的两种规则：纯粹描述性的空间及其研究朝向历史形而上学的那种先验意图，因为在这种历史形而上学中，某种终极目的之稳固结构恐怕会让胡塞尔在将原始生成本质化并为之规定某种边缘域的同时，重新占有这个变得越来越具蔓延性而且似乎也越來越不适合于现象学的先验论及其先验观念主义的原始生成。

我将分别循着胡塞尔思想内部辩论的那条思路及他曾两次在其研究领域内所进行的左右开弓的搏斗理路，我指的是那两次人们将他与结构哲学，即狄尔泰主义（dilttheyanisme）和完型主义（gestalisme）对立起来的争论。

所以，胡塞尔不断地尝试调解的是结构主义与生成主义的要求。前者倾向根据某种内在法则对整体、形式或组织化

功能进行含括性的描述，而在这种内在法则中，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它们的相关关系或对立之连带关系才能获得意义，而后者则倾向于对结构之起源和基础的重新搜寻。不过，人们也可以指出，正是这种尝试对两种方式进行调解的最初失败导致了现象学方案本身的产生。

《算术哲学》将结构的客体性，即数字和算数系列的客体性——相关地，还有算数态度的客体性——与使得其成为可能的具体起源联系在一起。胡塞尔已经并且永远都会拒绝将这种普遍结构的可理解性和规范性当作从“天”¹而降的神赐物或某种无限理性创造出来的永恒真理来接受。努力趋向算数对象及其价值之主体性源头，这里意味的就是重新降回到感觉、降回到可感性集合体，降回到前数学结构中提供给感觉的复合体和整体性上去。这种向感觉和汇集活动或计数活动的回归，由于他的风格而顺应了那种频繁出现的，并被用一种十分宽泛的名字——“心理主义”²来称谓的诱惑。不过，胡塞尔在一个以上的点上标识了他与此的距离，而且他从未发展到要将事实的生成构成当作某种认识论的充分理

1 参照《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章，第31段，第118页，埃里(Elie)、克尔科尔(Kelkel)及薛和尔(Schérer)译本。

2 胡塞尔当时说过，这指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心理学和逻辑研究为数学和哲学奠定最终的科学基础”。(《算术哲学》页v)。在《逻辑研究》(卷一，页viii)中，他写道：“我当时绝对地相信，演绎科学的逻辑如同一般逻辑学一样，其哲学的阐明应当有待于心理学”。在稍后于《算术哲学》的一篇文章中，胡塞尔还是肯定地说：“我相信能够坚持说没有任何一种判断理论可以与事实保持一致，如果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对直觉和再现之描述与生成关系的深入研究之上的话。”(《要素逻辑学的心理学研究》，*Psychologische Studien zur elementaren Logik*。)

由的地步,而这正是里普斯(Lipps)、冯特(Wundt)和其他一些人的倾向(虽然细心地读他们的东西并且从他们的立场出发,会发现他们比胡塞尔的批评试图相信的要谨慎得多,而且也不至于那么简单化)。

胡塞尔的独特性在于:(a)他将数与概念,即某种构成(constructum)、某种心理学产品(artefactum)区别开来;(b)他强调数学或逻辑学综合不可能还原为心理时间性的级次/范畴(ordre),该词的两个意义都适用;(c)他将他的全部心理学分析建立在某种物一般(etwas überhaupt)的已经给予的可能性之上,这种客观的一般性将被弗雷格(Frege)当作无血僵尸(blutlos es Gespenst)加以批评,但它指的已经是客体性的那种意向层面¹,即任何心理学生成都无法修复而只能在其可能性中预先假定的那种与对象的先验关系。所以,对算数意义、其观念性和规范性的尊重,已经禁止了胡塞尔对数的心理学演绎,即便在他所认可的方法及时代潮流促使他去这么做的那种时刻。但是由生成运动预定的那种意向性仍被胡塞尔当作意识的某种特征和某种心理结构,当作某种事实性的特点和状态来思考。而数的意义完全可以绕过事实性的意识的那种意向性。这个意义,也就是说观念客体性和规范性,恰恰正是独立于一切事实性意识的;而胡塞尔很快将不得不承认弗雷格批评的合法性:数的本质与心理学的从属关系就像与北海的实存一样毫不相干。另一方面,无论是统一体还是零都不可能从实证性活动、事实性或心理事件性活动的某种复

¹ 《算术哲学》是献给布伦塔诺(Brentano)的。

合性中产生。对于算数统一为真的东西对于一般性的全部客体之统一体也为真。

如果说胡塞尔因面对所有这些从某种事实生成出发来考虑观念意义的结构的困难而放弃了心理学主义进路¹的话，至少他没有放弃其逻辑主义的结论，而正是针对后者，他的批评者们要置他于死地。无论属于当时的柏拉图风格或康德风格，从一般意识或非形式的具体意识出发，这种逻辑主义首先强调的是那种逻辑观念性的自律。胡塞尔本人既想要保持住来自所有事实性意识的那种数理或逻辑观念性的规范性自治，又想保持住它对于某种一般主观性的原初依赖；这种主观性既是一般的又是具体的。因此他得在逻辑主义者的结构主义与心理学者的生成主义（即便它是以被归于康德的“先验心理主义”的精致而有害的形式出现的）两种暗礁之间穿梭。他得开辟一个哲学注意力的新方向并让一种具体的但非经验性的意向性、一种“构成性的”“先验经验”被发现，所谓构成性，也就是说它像全部意向性那样，同时既是生产性的又是揭示性的、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原初统一体，即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共同根源，很早对于胡塞尔来说就

1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版，页 VIII）序谈到《算术哲学》的尝试时说：“……心理研究在我的《算术哲学》的第一卷中（只有这一卷出版了）……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心理学的基础在某些环节中对我来说从来就是不够的。每当问题涉及到数学规则的源头或者事实上以心要问题一碰到思维的心理环节向思维的内容的逻辑统一性转化（即向理论的统一性转化）时，任何可验证的连续性和明晰性就都显现不出来了。”（H. Elie 译本）

是意义的真正可能性。我们将要不断地体会到这种共同的根源同样也是结构与生成的同源，而且它被所有日后有关结构与生成的问题系列和分解武断地假定为先决条件。进入这个共同的根基性，正是胡塞尔通过各种各样的“还原”试图要作的，而那些“还原”首先表现为对心理生成甚至是一般的全部事实生成的中性化过程。现象学的第一阶段就其风格和对对象来说，更倾向结构主义，因为它首先而且尤其想要与心理主义和历史主义拉开距离。但它并非取消了一般的生成性描述资格，它所排除的只是那种向因果论和自然主义借鉴思维方式的生成描述、依赖于某种“事实”科学的生成描述、因此也是依赖于某种经验主义的生成描述；用胡塞尔的结论来说，那就是依赖某种无法确保其自身的真理的相对主义，因而也是依靠某种怀疑主义的生成描述。所以，当生成主义由于某种并不了解它自身的实证主义方式而认为自己能够在一种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精神科学的“事实科学”（Tatsachenwissenschaft）中封闭自己时，它的哲学性无力或脆弱就使得向现象学态度的转变成为一种必要。“世间生成”这种说法所覆盖的正是这些科学的领域。

只要现象学空间没有被发现，只要先验描述没有开始进行，“结构—生成”问题看起来就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将重视其静态始源性的客观意味之不同领域隔离开来的关于结构的思想，还是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进行过渡转变的关于生成的思想、看来都不适于澄清客观性基础这个已属于胡塞尔的问题。

这可能看起来后果并不那么严重：因为难道人们不会想像到由于这两个概念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领域中具有的某种方法论丰产性，以至于它们在各自的运动和时段中、在其实实际的运用中并不需要去回答和解释其客体性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事情绝非如此。因为，对生成概念尤其是结构概念最朴素的启用，至少假定了某种对自然区域和客体性领域的严格界限。而这种预先界定、这种对每个区域性结构之意义的澄清却只能来自一种现象学的批判。而原则上后者总是第一性的，因为惟有它能够所有经验性调查之前，并为了使这样一种调查成为可能来回答下列提问：何为物理物？何为心理物？何为历史物？等等等等。这些提问的答案，从前多少是被结构或生成的技术武断地进行暗示的。

让我们别忘了，如果说《算术哲学》是与最具雄心的、最系统化的而且也是最乐观主义的心理生成主义尝试同时代的话，那么胡塞尔最初的现象学著作的展开就差不多是与结构主义者的首批方案同时期的，至少是与那些宣布将结构当做论题者同时，因为要表明结构主义一直就是哲学最本能的那种姿态也许并不困难。而胡塞尔向这些初期结构哲学，即狄尔泰主义和完型主义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原则上与他用以反对生成主义的意见是相一致的。

在胡塞尔眼中，世界观哲学（Weltanschauungsphilosophie）的结构主义乃是一种历史主义。尽管狄尔泰坚决抗议这个说法，胡塞尔坚持认为虽然世界观哲学有它的创造性，但它像所有的历史主义那样既回避不了相对主义也回避不了

怀疑主义¹。因为它将规范概括为某种历史的事实存在性 (factualité)，用莱布尼茨和《逻辑研究》(卷一，146-148) 的语言来说，结果它混淆了**事实真理** (vérités de fait) 和**理性真理** (vérités de raison)。一旦人们企图像狄尔泰那样从某种既定历史整体内部去考虑纯粹真理或对纯粹真理的追求，也就是说从某种事实性整体、某种其所有文化表现和文化产品结构上由于被同一个功能、同一个的有限统一体 (某种整体主体性的) 所支配而相互连带、内在连贯的有限整体内部去考虑的话，那么纯粹真理或对纯粹真理的追求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对某种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无限的全时性 (omni-temporalité) 和绝对无限之普遍性的迫切要求。真理的大写观念，也就是说哲学或科学的大写观念就是一种无限的大写观念，即康德意义上的大写的理念。任何整体，任何有限性结构都与这种观念不相合。而使一切既定的历史结构、一切世界观活跃并得以统合起来的大写的

1 事实上胡塞尔写道：“我不明白他 (狄尔泰) 怎么会以为通过他如此说明性的世界观结构分析和类型学分析就获得了反抗怀疑主义的决定性理由” (《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自然，历史主义只在它必然地与某种经验历史、某种作为事实科学 (*Tatsachenerwissenschaft*) 的历史的范畴内才受到谴责。胡塞尔写道，“历史，生成中的精神之经验科学是不能够凭其自身的手段，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决定是否必须区分作为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宗教和作为观念，即作为充分理由 (valable) 的宗教；它也无法决定是否必须区分作为文化形态的艺术与作为充分理由的艺术，历史权利与充分理由的权利；它最终也无法决定是否应当区分历史意义上的哲学和充分理由的哲学……” (同上)

观念或方案都是有限的¹：除了向真理的无限开启，即哲学之外，人们可以从对某种世界观的结构描写出发考虑一切。而且总是有一些向开口似的东西会使得结构主义方案陷于失败。我永远不能理解/含括的正是那使结构无法封口的东西。

如果说胡塞尔激烈地反对过狄尔泰主义²，那是因为他在那里发现了某种诱人的企图、一种迷人的谬误。其实，狄尔泰起来反对将精神生活进行实证主义式的自然化是有功劳的。他将之与说明和客观化相对立的“理解/含括”行为应当是精神科学的第一条也是主要的那条道路。胡塞尔因而向狄尔泰表示了敬意并且十分乐意接受：1) 关于“理解”或“再理解/再含括” (recompréhension) 原则，即“重新体验” (Nachleben) 原则的思想，这些观念，我们必须同时将它们与从里普斯那里借来并被胡塞尔转化了的那个“移情作用” (Einfühlung) 的观念以及那个“重新激活” (Reaktivierung) 观念联系起来，而所谓“重新激活”就是对另一种精神那过去了的意向之积极重新体验，也就是某种意义生产的复苏；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某种精神科学的真正可能性；2) 关于存在着具有某种内在意义统一体的整体性结构、精神有机体类别、其所有功能和表征都相互连带并与回应着相关的世界观

1 参照《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劳尔(Q. Lauer)译本，第113页。

2 这个争论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外将持续进行。参照《现象学心理学：1925年讲座》(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的文化世界这个观念；3)关于关系原则为外在因果性的物理结构及关系原则为胡塞尔所称的“动机”的精神结构有别的观念。

然而，狄尔泰这种(观念的)更新并非根本性的，它只不过使得历史主义的威胁更剧。历史并未因改进了它的方法和技术，也并未因它用某种内涵的结构主义置换了因果论，原子说和自然说，且更为关注文化整体性而停止了它作为“事实”性经验科学的身份。它将规范性建立于某种较易理解的事实存在性之上的意图并未变得更为正当，而不过只是使其哲学诱惑力得以增强罢了。在历史的这一歧义范畴下隐藏了价值与实存的含混，而所有现实性类型与所有观念性类型的含混则以一种更为普遍的方式藏匿其中¹。因此必须将世界观理论重新带回并限制在其自身领域的严格界限之中；它的轮廓边线由某种间于智慧和知识的差异来勾勒；由某种伦理的成见和仓促来勾勒。这种不可还原的差异是由于理论基础的某种无止境的延异之故。生命的紧迫性要求在历史实存场域中组构某种实践性的答案并要求它在生命不能够等待其结论的一种绝对科学之前产生。这种提前系统，这种不得已的无根基答案的结构，正是胡塞尔称作世界观的那个东西。人们也许

1 谈到历史相对主义能够给我们强力感受时，胡塞尔写道：“我们强调的那种事实是，这样一些相对性的估价之原则也属于观念领域，而作价值判断却又不想仅仅了解(事实的)纯粹发展的史学家只能预设这些事实发展的基础，而不能以史学家的身份确保它们的基础。数学的规范就在数学之中；逻辑的规范就在逻辑之中，伦理学的规范就在伦理学之中等等。”(《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第105页。